

林新生◎译

岛田庄司

Shimada Soji

古老的吸血鬼家族重生
为邪恶的永生祭奠

真正的本格推理小说

岛田庄司『四大奇书』之一
对吸血鬼传说的最精彩演绎

异位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异位

(日) 岛田庄司 著

林新生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目 录

1	序章一
13	漫长的前奏
243	序章二
247	死海杀人事件
607	尾声

序章一——

“反反复复，总是做着同样的梦。”

“哦？是什么样的梦？”心理医生保罗·多利斯德尔平静地问道。

“我平时不会这样的，平常也常做梦，可是最近做的梦总是重复，而且几次梦中的情节还总能连接得上，见到的场面挺吓人的。”

“什么场面？”

“我的脸到处在流血。”

“哦，梦见自己受伤了吗？”

“不是。是脸上的毛孔如同出汗一样流血，整张脸都沾上一层薄薄的血。”

“哦，你是说，你做过好几次梦，但最后都出现这个吓人的场面了？”

“不仅如此，还梦到许多别的奇怪的事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梦里的前半段都很开心，我一边……”

“一边什么？不会是光顾着高兴吧？”

“就拿最近这次说吧，我梦见自己和一位女性朋友坐在草地上，我正在吃着三明治。突然，一面镜子出现在我面前，我照了照镜子，却

发现自己的脸上出现了无数个瓢虫那么大的小红点。红点越变越大，大到全都连在一起了，整张脸一片血红。血一滴滴地从脸上流下来，流得全身上下到处都是。血流经鼻子的时候，我都闻得到那令人作呕的血腥味。血在皮肤上流过的那种感觉现在我还清晰地记着。

“我大叫起来，用手捂住脸，结果手上也沾满了鲜血。这时候，我突然想起以前和身边这位女性朋友吵过架的事，虽然我们俩一直很要好，那时却瞬间觉得她实在很讨厌。

“嘴里嚼着的三明治突然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，我吓了一跳。仔细一看，野餐篮里装着的三明治中间全塞满了小石子。刚才和我一起吃饭的那位女性朋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跑掉了，坐在高高的树顶上低头看着我，还龇牙咧嘴地冲我做鬼脸。

“我赶紧把嘴里的三明治全吐出来，吐在满是鲜血的手上。我一看，原来在嘴里咔嚓咔嚓地嚼着的不是小石子，而是我自己的牙。我吓得把嘴里的这些东西全吐出来，我一直吐，一直吐，结果嘴里的牙全没了。光秃秃地只剩下牙根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

“医生，你别跟我说那些不痛不痒的理论分析，我多少也读过几本心理学的书，对自己的心理状态基本上也都了解。我是个女演员，不管别的方面出什么事都不要紧，最怕的就是相貌上出问题，没想到这种比要了我的命还难受的事，居然让我在梦里见到了。”

“你月经正常吗？”

“说不上很正常，也没有很大的偏差。”

“除了梦见脸上流血、牙齿掉光了，没别的了吧？”

玲王奈摇了摇头，答道：“还总梦见掉头发，头顶上的全掉光了，露出光秃秃的头皮，只有两边鬓角上还剩下一些。”

“头皮上会流血吗？”

“不，只有脸上流血。我偶尔还会梦见牙齿全掉了，掉下来后都塞在嘴巴里。或者是指甲全掉了，不过这种梦并不经常做。最常梦见的是脸上流血或者头发掉光了，而且不管前面做什么梦，最后梦里都会出现脸上流血、头发掉光的场面。我常常被这种梦吓得要命，不管是半夜或者天快亮了，都会被吓得睡不着。”

“那你睡不着以后是起来了还是坐在床上？”

“不，都不是，只是眼睛睁得大大地躺在床上。有时做着梦还会流眼泪，眼角上湿漉漉地流了一大片，我以为那都是血，吓得战战兢兢地用手去摸，知道是没颜色的眼泪后才放下心来。还会再用手摸一摸脸上和额头，发现没有什么异常才彻底放下心来。这时候我就告诉自己，以后不管出什么事都要会忍耐，和做梦时看见的、脸变得那么难看比起来，还有什么更难的事忍受不了的？”

“之后你在生活中确实做到这点了吗？”

“我自己也不太清楚，马上就忘了，但是那种场面很快又会出现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这种梦只有夜晚在床上睡觉的时候才会出现吧？”

“最近不一样了，连睡不着的时候也……”

她说了一半又停住了。保罗·多利斯德尔瞪着一双疑惑的眼睛看着她，等她接着说下去。但她躺在那张牙医手术椅似的诊疗床上，闭上眼睛，似乎不想再说了。

“玲王奈，你吸食过毒品吗？”

玲王奈依然沉默。

“玲王奈，我不是警察。我问的事和道德问题没关系，这仅供诊断你的病时作参考。”

她睁开眼睛，平静地回答道：“我喜欢毒品，至少比起做爱来更喜欢。”

心理医生脸上露出早就预料到了的表情。

玲王奈接着说：“我知道自己现在的情况很糟糕，也知道我经常害怕，是因为自己对不吸毒就活不下去这个毛病感到担忧。我知道你会说这么做对身体很不好，我自己干脆就先说了。”

“你吸食过安非他命^①吗？”

“那是什么？我没听说过。可以的话，能不能不要提及那些我以前吸过的毒品，对我来说，毒品和性爱一样都离不开。你要我说出吸过哪些毒品，就像让我坦白跟我上过床的男人名单似的。

“但我不想为吸食过那么多种毒品的错误辩解。毒品对我来说，不像其他好莱坞女星那样只是出于一时好奇或是追求一时的快感……不，也许也有这种原因，但我吸毒不是纯粹为了好玩。我怕我说不清，怎么说呢？就像花儿需要水那样，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需求。我对自己还活在世上都感到相当不安，不，应该说感到恐怖和罪恶。我甚至觉得自己不配自由自在地活在世界上，这种感觉很难解释清楚。”

玲王奈说完又陷入沉默，心理医生也没有怂恿她接着说，只是静静地等待着。

“该怎么说才好呢？不管用英语、日语，还是其他我会说的语言都表达不出来。为什么我会活得这么辛苦，自己也觉得很奇怪。有时光想这件事就快把我折磨疯了。你看，我眼泪都快流下来了。至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有时我觉得自己知道，有时又觉得什么都想不明白，管它呢！可是现在看来，这么下去真不行了。你只要看我想来心理医生治疗，就知道我有多糟糕了。平时只要我自己一个人在家，就会觉得心里好难受，好难受……总之，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

“不，医生，我还没有把一切告诉你。我想，你以前应该从没见到过我这种病情，这能成为你难得的一个病例。我竟然不知道自己要做

^①安非他命（Amphetamine），苯异丙胺，中枢神经兴奋剂之一，滥用会产生依赖性，日本禁止制造和使用。

什么，心里害怕极了，这才会变得离不开毒品了。”

“可是人一旦接触毒品，就等于把自己的人格都卖给它了，毒品会让你无法自控，变得更倾向于使用暴力。”

玲王奈沉默了一会儿，接着说道：“你说得对，这个问题我也想到过，坏事只会变得越来越坏，依靠毒品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。”

“你在吸食毒品时会出现那个场面吗？”

“不会。但是毒品的劲儿快过去时会出现。”

“你有男朋友吧？”

“你是问保持性关系的那种男朋友吧，没有。”

“好莱坞难道没有一个你爱慕的男人？”

“好男人倒是不少，但那些人都只肯跟你玩游戏，是危险的游戏。就像一副牌里有好多张大王一样。我和那些白人玩扑克时，一开始他们都会让我先赢几把。”

“只是你自己单方面觉得危险吧？”

“才不是呢，真的很危险。就拿做爱这件事来说，也是充满危险的。”

“你不喜欢和男人做爱？”

玲王奈想了想回答道：“喜欢，又不喜欢。”

“你是同性恋者吗？”

“我自己也不清楚，有时候我觉得是。医生，我现在的的天不安也许和缺乏性生活有关，我现在在性生活方面采取禁欲主义，宁要毒品也不想要男人。”

“我得对你谈谈我的一点意见。你是为了躲避某种东西才去吸毒的，所以我们得尽快查清你到底在躲避什么。在这里我得向你指出一件事，那就是一提到毒品，你总爱拿做爱来作比较。”

“啊……”玲王奈好像受到了某种打击，她回答道，“这一点我想你说对了，也许正是为了拒绝性爱，我才选择了毒品。”

“对，应该是这样。这样我们总算是前进了一大步，只差一点了。你刚才说过，因为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感到害怕。你的这种恐惧感，其实和你害怕性生活处于同样的层面。”

玲王奈像要喘口气似的张了张嘴，说道：“像这样解剖自己，实在很痛苦，医生。不过我觉得说出来感觉舒服一点了。”

“对于你这种情况，我想，如果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也许正合适。让你感觉烦恼的这些情绪，全都是因为性欲没得到满足这个原因而派生出来的。”

“照他那么说，人的一切情绪都和性的因素有关……对吧？那是人的一种本能嘛。”

“你做爱时有快感吗？”

玲王奈想了一会儿才回答：“那时候满脑子想到的都是空洞洞的子宫。答案是没有过。”

“不过，你的内心却隐藏着某个能让你感觉到快感的画面，对吧？”

玲王奈咬着嘴唇，手指开始微微颤抖起来，随即颤抖慢慢传向全身，腰和腿也渐渐颤抖起来，有时抖得甚至连医生都看得出。

“我，”玲王奈使劲忍着不让声音颤抖，“我其实是个很可怕的女人。我自己知道什么原因，但请你现在别问我为什么。要是连这些都逼我向你说明白的話，我会觉到整个人都支离破碎了。”

“那么究竟是哪一种画面才能给你带来快感？”医生毫不客气地追问道。

“我不是虐待狂，不愿意见到人家痛苦，更不愿意见到我让人折磨。我想和任何人都好好相处，也不想让人讨厌我。可是，我知道把自己这么紧紧地禁锢住，就永远感觉不到什么快感了，对吧？”

“那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玲王奈没有回答。

“那么我换个方式来问你，你刚才说你在做爱时脑中会出现空洞洞的子宫，对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在你脑中变成洞穴似的子宫，可能会阻止你获得快感。”

玲王奈没有回答。

“那时候看到的子宫是什么样子？你觉得拍拍它能发出声音吗？”

“嗯，虽然不是每次都会，但有时我觉得拍拍它好像就会发出拖得很长的声音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你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一直想把子宫敞开。打个比方说，就像你有个车库，为了那辆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停进来的车——同时又决不想让别的车子停进来——而打开了车库的卷帘门。”

心理医生说话时，紧盯着玲王奈的眼睛。他注意到她的眼睛里已经充满了泪水。

“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证明这一点。你刚才说，有时候会认为自己是女同性恋，对吧？”

“不……”玲王奈想马上否认，但又花了点时间重新想了想，才说道，“我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。只要看到女同性恋们出双入对地在一起亲热，就觉得挺恶心。”

“但是这种厌恶感在你专心和别的女人做爱时，反而会给你带来高潮。”

玲王奈紧咬双唇，默默无语，慢慢点点头。

“我想，只要是女人都会这样。那要看做爱的对方是谁，往往心中的条件很严格。”

“总之，无论如何，只要对方是女的，你都能感到快感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因为女人是没有侵入你子宫的危险的。”

“哦……”玲王奈似乎感到很意外。

“你曾想为某人打开子宫，当然这是你无意中想到的，但正是这个念头剥夺了你的性满足。”

玲王奈的头往上抬了抬，极力不让眼泪掉下来。

“玲王奈，你喜欢孩子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想我现在甚至有点讨厌孩子，也不想生小孩。也许我想得太认真了，反而担心万一生下来会怎样。”

“你不想生小孩有什么原因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是身体方面的原因？”

“不。我的身体，包括我身上所有的女性器官在内，都很健康。总之，是什么原因我现在不想说。”

“要是自己的决心太强烈，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心理。只不过在每个人身上影响的程度不一样就是了。人的心都一样，如果有一只拳头朝自己打过来，一定会使更大的劲来防御。你好像特别在意别人从健全的子宫里生出来的孩子，女性在一起时更多的是互相不服气，甚至有些人能发展到想杀死对方。”

玲王奈边听边压低声音喘息了起来。

“虽然你是这样的人，但还是有一个画面可以让你得到快感，那是什么呢？”医生问道。

玲王奈没有回答。

“我来说好了。阻止你达到快感的是‘生’。也就是说，‘死’能让你达到快感。我说得对不对？”

玲王奈慢慢点了点头。

“是的。只要看到有人死了，我便能感到快感。如果人是我杀的，我想那快感一定就更强烈了。”

“你知道性高潮是怎么一回事吗？是不是对它有什么误解？”

“我知道，不存在误解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我认为自己正是靠想象力才坚持到现在的。我会使劲想象自己希望变成的样子，不断不断地想，这么一来，果然不久的将来就实现了。”

玲王奈的身体已经不再颤抖了。

“但是和男人在一起，性的方面很难照想象的实现，是不是？”

玲王奈突然笑出声来。说道：“目的不同，实现的速度就不一样。和男人的事比较花时间。总之，我目前的状态就是我一直想象的样子，分毫不差。而我现在的恐惧就是从那时来的。就像我刚刚讲过的，脸上到处出血、头发掉光了，而且……别的我不想提了。我虽然不想让这样的场面出现，但它一到晚上就频繁地来找我，不断不断地出现。

“所以，这种场面最近一定会变成现实。这我知道，一向都是这样。我非常清楚肯定会变成现实和不会变成现实的差别在哪里。这个场面的轮廓很清楚，怎么来怎么去都明明白白。所以我想一定会变成现实，这我知道。或许有什么东西已经附着在我身上了，不是死了多少年的吸血鬼，就是哪个邪恶女人的灵魂。”

漫长的前奏——

